

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构建：问题与对策

郑莉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尽管高校已初步建构了数字化教学基础设施, 但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仍存在诸多结构性困境, 主要表现在: 教学实践存在形式化倾向、教学内容与数字治理实践脱节、学习资源碎片化、师资队伍数字化转型能力滞后等。研究指出, 其根源在于教学范式的制度性惯性, 具体体现在教学设计仍遵循传统线性逻辑、教学主体角色未实质性变革、评价机制未对接数字化转型精神、教师培训体系缺乏数字能力培训等。为推进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构建, 研究提出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构建的四个核心路径: 重塑教学认知范式, 突破学科边界; 建立动态、开放、交互的教学组织模式; 构建基于能力和创新的多元评价体系; 培养教师的技术再造能力。

关键词: 公共管理类专业; 数字化教学模式; AI 赋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重要部署, 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在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中, 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重塑国家教育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前瞻和创新的视野, 全面把握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战略机遇, 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当前, 在数字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下, 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模式也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嬗变。就当前现状而言, 一些高校已初步建构了数字化教学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路径。一方面, 线上教学平台、慕课资源、在线学习空间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为教学模式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 另一方面, 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步推广, 传统课堂与在线学习开始实现有机融合。一些高校通过引入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初步构建了数字化的教学生态系统, 尝试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边界, 探索更加灵活、开放的教学范式。然而,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

一、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模式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形式化倾向明显。

大多数教学实践停留在技术移植的表层, 缺乏深层次的教学范式重构。许多教师仍将数字化工具视为传统教学的简单延伸, 未能真正激活技术的变革性潜能。例如, 简单将传统课堂搬到在线平台, 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数字化, 并未实质性改变教学互动、知识生成和能力培养的内在机制。Watson (2019) 的研究指出教育数字化的推进需要超越技术层面的变革, 深入到教育治理的结构和文化中, 以实现教育系统的全面创新和发展。

(一) 教学内容与数字治理实践脱节, 课程设计难以有效对接新兴治理场景和技术革新

传统的案例教学和实习模式难以捕捉数字治理的动态变革特征。Hartong 等人 (2022) 研究指出传统的教育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治理的快速变化。许多实践教学停留在静态的文献研究和经验总结阶段, 未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数字治理场景中。这种教学模式无法培养学生快速响应复杂治理挑战、整合跨域资源、进行创新性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力。其次, 课程设计与数字技术发展的差距日益显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度重塑公共治理范式, 然而现有课程体系对这些技术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层。例如,

缺乏对 AI 在政务服务、风险预警、政策精准化等领域的深入应用解析; 对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创新潜能缺乏系统性研究。

(二) 教学资源整合机制不畅, 各类数字化学习资源存在碎片化、低效率等问题

目前, 我国高校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多而杂”“低质量”和“无序”的特点, 现有数字化学习资源呈现高度分散和碎片化态势。以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资源为例, 同一知识模块可能存在多个相互割裂、质量参差不齐的教学资源, 学习者难以建立知识体系。其次, 不同来源的资源在学术严谨性、实践价值、知识更新频率等维度存在显著差异。部分资源停留在简单的课件转换和文本搬运层面, 未能体现数字化学习资源的系统性和创新性。再者, 现有资源整合严重依赖传统的线性逻辑, 未能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关联性网络。不同知识模块、不同学习场景之间缺乏有机链接, 导致学习资源的价值未得到充分激活。

(三) 公共管理类专业师资队伍的数字化转型能力仍然滞后

当前公共管理类专业师资队伍普遍存在学科边界固化、知识更新机制滞后的问题。长期浸润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科范式的教师, 往往难以超越既有的学科疆界, 主动吸纳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新兴学科的前沿知识。这种认知局限导致教师在理解和阐释数字治理理论时, 缺乏跨学科整合的系统性视野。例如, 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机制, 多数教师停留在概念性理解, 难以深入解析技术如何重构治理范式、重塑政府职能。与此同时, 学生数字化学习的主动性和深度也尚未充分释放。这些深层次问题构成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转型的关键瓶颈。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性阻力

从方法论角度分析, 以上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学范式的制度性惯性。公共管理类专业长期形成的知识传授模式、教学组织方式、评价机制构成了深层的路径依赖, 加之培训体系的缺失, 使得即便引入先进技术, 也难以突破既有教学范式的边界。

(一) 教学设计仍然遵循传统的线性逻辑

数字技术被简单嵌入既有课程框架, 未能重构教学的内在逻辑。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基本保持不变, 数字化沦为表面的技术装点。以教学内容为例,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传统课程体系主要围绕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传统治理范式展开, 对数字治理的理论解析和实践逻辑缺乏深入的学理阐释。以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多数课程停留在

概念介绍和理论框架层面,未能深入解析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治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机制和路径。

(二) 教学主体的角色定位未发生实质性变革

教师仍然保持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角色,学生仍然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从教师角色维度看,数字化时代要求教师从传统的单向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生态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共同建构者。然而,当前教学实践中,教师仍然主导着知识的定义、传播和评价。即便引入数字化工具,本质上仍未突破传统教学的认知边界。这种教学模式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难以培养面向未来治理实践的创新性人才。另一方面,学生角色的固化同样制约了教学的变革潜能。即便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学生的参与仍然停留在低层次的信息获取和机械性重复阶段。从根本上看,教学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机制未发生实质性变革。传统的“教师中心”范式仍然由教师单方面主导,学生缺乏共同参与和共同建构的机会。

(三) 评价机制未能与数字化转型精神实质性对

从评价内容维度看,当前的考核体系仍然高度依赖对静态、碎片化知识的机械性记忆和重复。传统的闭卷考试、标准化试题主导了评价实践,学生被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回应预设的知识点,这种评价逻辑与数字时代复杂、动态、跨域的治理实践存在根本性背离。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快速演进的背景下,记忆性知识的价值已经被极大地弱化,而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跨域整合能力成为更为关键的核心竞争力。基于记忆性知识的考核导致教学实践高度趋同化,教师倾向于遵循标准化的教学路径,学生则更注重应试技巧而非能力培养。这种评价逻辑与数字化转型的开放性、创新性精神存在本质性冲突。

(四) 教师培训体系中严重缺乏对教师数字能力和技术应用的培训

从培训内容维度看,当前教师培训体系呈现出显著的“认知失调”。大多数培训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学科知识更新和教学技能提升层面,对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培训几乎处于缺位状态。即便有涉及数字技术的培训,也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初级阶段,未能深入理解技术对公共管理学科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意义。而从培训方法看,以讲座、课堂授课为主的培训方式,无法真正激活教师的技术学习动力和实践能力。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学习,更是对教育理念、教学范式的整体性重构。现有培训未能帮助教师建立面向未来的专业认同和技术视野。

从学术治理的视角观之,这些问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局限,更反映了教育范式与数字治理时代发展要求之间的割裂。公共管理专业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创新和文化重构过程,需要从教学理念、组织架构、评价机制、培训优化等多维度系统性地推进变革。

三、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构建的路径

(一) 重塑教学认知范式,将数字技术视为教育生态系统建构的基础性力量

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构建首先需要重塑教学认知范式。首先需要突破学科边界,建立面向未来治理实践的开放性知识体系。传统的线性、封闭、标准化的学科逻辑难以应对数字时代复杂、动态、跨域的治理挑战。需要构建基于问题导向、实

践驱动的知识生成模式,鼓励学生从多维度、系统性视角理解治理的复杂性。例如,可以通过设置跨学科的治理实践工作坊,让学生直接参与真实的政策场景,打破学科壁垒,培养整合性思维。同时,应当建立动态更新的数字化课程体系,及时将前沿治理实践经验嵌入教学内容,实现知识生产的实时性和前瞻性。

(二) 建立动态、开放、交互的教学组织模式

建立动态、开放、交互的教学组织模式需要从根本上重构教学主体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机制。传统的“教师中心”范式必须转向“共同体协作”的开放性学习生态,可以通过构建数字化学习平台,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边界,建立基于项目、问题的协作学习模式。例如,可以开发在线协作工具,支持学生跨地域、跨学科进行实时互动,共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同时,应当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构建,实现学习主体的去中心化。教师的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生态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三) 构建基于能力、过程和创新的多元评价体系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需要突破传统的标准化、结果导向的考核逻辑。数字化转型要求建立基于能力、过程和创新的动态评价机制。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全过程,构建包括项目实践、问题解决、创新能力等多维度的能力画像。例如,可以开发基于场景模拟的评价系统,通过实践性项目考核学生的治理能力,而非传统的纸笔测试。同时,应当建立过程性评价机制,关注学生的学习轨迹、能力进化,而非单一的结果评价。评价应当成为促进学习和能力提升的动态反馈系统。

(四) 培养教师的技术再造能力和教学创新意识

培养教师的技术再造能力需要建立系统性的专业发展支持体系。数字化转型要求教师突破传统的学科边界,具备跨域整合、技术创新的能力。可以通过建立数字化教师发展平台,提供持续性的技术学习和教学创新支持。例如,可以设立数字化教学创新项目基金,鼓励教师开发面向未来治理的创新性课程。同时,应当将数字技术应用和教学创新纳入教师职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基于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教师培训应当从技术操作培训转向系统性的技术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课题项目:教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220802070101258),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数字化教学模式研究;浙江工业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JG2021082),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质量评价方法研究及实践)

参考文献:

- [1] 孟天广.智能治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命题[J].学海,2023(02):41-47.
- [2] 李炜,张润芝,谢浩,等.高校网络教育质量保障分析框架与动力机制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1(11):29-37+77.
- [3] 杨立华.公共管理学学科边界的层次、类型和一个新学科发展纲领[J].中国行政管理,2020(04):70-80.
- [4] 王曼,吕建强.数字时代的教师:身份转换与价值重塑[J].当代教育科学,2021(09):35-41.
- [5] 钟启泉.批判性思维:概念界定与教学方略[J].全球教育展望,2020,49(01):3-16.